

柳待制文集

十一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二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贊來京師實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齋其腴澤而掇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三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一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抵抵也帝王之盛道
在人心回莫非全書而秦之火燼秦自煨燼之漢之
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識
編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
紀述之家蓋蠱起蜩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
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心於一時中祕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
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
得不然者而豈贖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
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
其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陳立炎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蕪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於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滌笑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猷叙倫之

四十四

和作制之集二

二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日大廷之議頌必有及於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鑒而奚望哉賡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

自作

東亭圖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暨最於村亭最於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追忠宣公以宏村偉略事

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

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

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木本吾無須史志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即村為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此岵之思終焉如新庶今身在

朝廷乃心內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諭余曰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四

柳待制文集一六

二

見亭則畜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畜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為幻而幻亦為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藻火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責于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多誰薊丘揚光祖也序者為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塋贊為文以銘其寔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時亦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贊為之序公之學蓋出於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之華初不為葩拊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郎祕立而曹局乃無一事雖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發之聲歌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醜如也又十餘年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誠惘惘凡所論建於

四二六

初齊荆文集卷一六

四

國體民命尤懔懔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薦朋友之諒生死不棄汲汲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贊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散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於物物豈能偏膠我治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
既已萃而為周呂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於斯時
者鳥皆鳳皇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矣
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天下
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
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
得以專之欤厥令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士之翕
聚固已上軋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
暢為美瑞層見復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
未之聞焉余蓋後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
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閣君顯卿我友也去蒙
陽令即居成都毓禾千圃皆同本異穰而岐為八九

柳村甫文集卷十六

五

至於無筭民謠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乎則以
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盍以是美歸之
天子庶幾有

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
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既
特書諸策傳亦無極君復修

上休德即名其堂嘉禾堂蜀之滕士若朝之聞人注
注聲之詠謠以斧藻閻氏千載一時之過於君改
令龍遊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
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
敏道是來為益有遇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
清績致名譽有子五人崢崢自奮抑賢乎余前所

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感而不過或于其人或于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先焉謂余為慕上者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一月朔東陽柳賁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鄆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縣隸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其處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鴈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

初平州志卷之六

六

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鴈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府號大同或公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豈遼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欵初其域臨西北邊民生長騎射間而龍於戰鬪挾犁鬻狐乃敢雜耕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則若東濕何也及

國家肇迹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桴無警垂及百年革傲而恬易悍而柔注注嚴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

難而於今為易易矣嗚呼是孰知

聞 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子

朝廷歲董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將士纒免飢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一府核其凡而陝部州縣涖其役比年荐侵人畜踣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言若吏或受譴何賴 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核其券夫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廩之贏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薊麥被野畝收皆一

柳待制文集卷之六

七

鐘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

詔察舉守今歲上其名迹于

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學道愛人之訓顯白於世於是乎言

送王吏部簫憲燕南序

河北荐饑而屬去秋大雨水然定瀛易固同其患矣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下灌沼河而下合滹沱

潞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干瀛易向
之不能既化蠹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注視其蓄發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
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
猶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
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
由吏部郎出簽其使事紮衣金魚承

命即行都人稚童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
首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把哉然景先儒
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

天子方張治具而郵民隱顧容一梟鳩其間使善類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之力而摧之
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況今煦寒
於既凜濯痍於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
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揀蓄擇患
之道一誅強鋤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

其母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

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
不能久專茲部也故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
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村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
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此

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
慰薦先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
而歸雖身裹章服而心遊澹泊則故時人靜者也其
居理成林壑致嚮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
東平張公夢苻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
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充隱者歟則
悅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充隱則
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
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予未成童先子方
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愾然曰吾鄉綜名
核實之學自源祖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
朱林晦伯季庶其似之予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稍
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蹕今古鉤貫繩絜如
張樂廣庭商飄羽揚律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泠然
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
地而予以庸虛偶茲
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沫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
披圖為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
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贊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贊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
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
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籥物儀之盛凡接之於前者
然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

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家之子於通都萬
貨之區环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
悉致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
殖荒落志念迂踈頌父師之箴言在耳常恐焉弗勝
乃茲幸以牽句訓故間廁西籬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
龍光炳燬照耀後先山川閎竒振發左右則天紀載
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
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藁懼久
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
回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卷豈直歸諄田夫野老以
侈幸遇之萬一而願瞻

柳竹齋文集卷之六

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繫於心尚何時而可已
耶後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訖遂
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夫牛羊芥片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困也公輸
梓慶一旦過而馳之則下者輒凡卉上者干青霄其
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寸者
天之所以予其條達塗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
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

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
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
葉之樹根氏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此然則本
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
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
高君既充其所以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造其四子
於學則以其名問字於予予嘗觀於木而知其所以
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
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譌字本以
孟端易悖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崇
以仲仁植立於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字
植以耕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
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以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
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
恩天之施也一莖一枿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
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若
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
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據發君之
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予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巨
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宗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
在杭州清湖橋而第成於景寔辛酉公主實為是年

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一逮至元辛卯而藉於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墍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緣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与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堦垣為直道內官官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己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薰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賞贖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券驕保滏卒至兵

燹荐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故即新僅若擗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易玳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將与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已耶抑番休迭王之在天者人力果不具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臍獄靈川后職其禁訶祓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而物固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其堂祭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緘疎鉅壑精靡算者不能為之羸縮而臺亭沼沁曠廢過半道士頗顯益之然大略可想見已眉叟真人今上是宮方更為宏敞以脩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識其舊乃為序篇而凡有得於黍離麥秀之遺聲者

繫於其後焉秦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以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謂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蹄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

則禘鬯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苗桀之狄道何少息哉道在中國不義猶存故能遏亂警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曩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曠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為魯而作則始隱終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一魯乎難離索不韋學未成而廢棄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方以往去惑見而沙庶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
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德潛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為孔門遊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
日東陽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園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
地勝故其產不凡珎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
當之而勁心壞特之材注注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四
甲
平
五
九

初
春
前
之
集
一
六

十
四

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
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
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
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
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駿
驥華要以需為

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
然溪之闕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
於君而君亦非有徼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
溪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
辱以愚不亢以廉婉其德顯其名雖全体乎勁心懷
特而謂之嘉於君何賸哉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

擇智也予於名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序以實之而因以賀茲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為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涓臺許君仲謙為廉訪掾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既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咸賈勇賦詩期君顯大以詭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稊簡請序予曰李唐盛世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晝繼夜雖詩籌酒令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逸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于宋聲微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同人論世者往

注有取於斯以為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平洪而凡江右十一州西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感否而以時刺舉之方膺使之賢飭正官常脩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鐘呂調均冰玉照映革囂鋤暴咸懣化行鴻聲淵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弥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亦為期之顯大以詭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哉然則徵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群俊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銚吃墨之深資駕駟駟於虛空迺焦鵬於寥廓予於仲謙有僕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分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於勢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侔緣韓子而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

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間與二子接受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於心不游於慮雖出入廛間志泊如也聞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為輔取特車之意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於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

宰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為公之
輔為公之弼去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
于大夫若卿應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
參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
為直子四友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為實耶因
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諗之君為至元四年冬十又一
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貫序

瀛海集序

唐人之仕于外者最重藩翰賓客之選以其職優務
簡有幕府之雍容無吏塵之鞅掌故得因其暇日合
凡同好尋幽攬勝賦物寫景以自放於詩籌酒筵間
由後觀之常白之盛山韓李之郾城其風流文采為

何如哉瀾聞治鄧鄧東南大藩府也他有司羣吏晨
朝出坐庭治文書決訴訟課賦租饒乏常矻矻無須
吏閑而閭中照磨官獨以鈎校簿書為職事日晷積
三四即匣印素筆上馬徑歸甲景坐嘯若無少累於
其心者然則照磨官受祿優於他有司羣吏而曹務
之簡迺如是殆古所謂吏隱者耶至元五年吾友阮
君受益涖官且再暮矣而子來東始與君會觴次出
手書瀛海集一巨編請予評予得而讀之則君之所
賦與凡高朋勝友之屬而和之者咸在氣和而聲應
言短而意舒壹是大雅之風而治世之音也鄧古鄧
縣地岸東大瀛海其巖谷島嶼蓄洩雲霞變現光采
注注不為仙者之所蒐攬而人或得之發為文辭

皆凜有奇氣而受益方掃先大夫先大夫愛棠之陰
而踵其宦游之跡親年未老養道日脩則夫廣南陝
白華之聲以益敦羔裘素絲之義其進於詩也夫孰
禦哉景尹先生鄭君子之高交友也君實從之游焉
其即以問之當有莫達於予言者矣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膳常珎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与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亦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始杖而不從力政八十与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戶按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佚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一

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網維世變之一機也洎東廡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亟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間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縣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六且踰乎楚菜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擘服和艱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苟休有令儀天之願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感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筦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詩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不諸君子之所以為
之美厚者又寧獨于其一人一室哉顧今養老引年
之禮失於庠序者如波而得於燕私者如此則孝弟
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木鐸至小焉彤筆書焉若畫
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跡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
一司官稱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
首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誦令
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贊其成焉重
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
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巨鎮而土貢

和齊制五卷十七

二

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
由是而調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相
事業彰於既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
所以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
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

東垣袁君臨沂王

君實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時時廊廟之良莠鑪

協和金玉春應職備事舉方面晏安曰得孝求故實
彌縫關典既列令任人名氏饒諸樂石而前是之嘗
官於是者亦併表而繫之且慮其左方以俟來者之
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
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
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聞者

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殺鑿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宮轍之更代注過來續新新無窮
前脩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歲訓斯存有
官君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醮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正焉
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迺能免夫入
室之弊况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
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
哉武唐故亭原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迹聖
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
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嚶姑善其祖順嫻

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閱六年其以
疾終一女生再暮父母嚶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澄源
垂頤引刀割臂肉雜燻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
身事人而有二心即止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
確誠不能奪及終壘益嚴孝養而自力於機杼教其
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
舉子數月已而張止吳躬為保撫息意醲郁人不知
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忽竟卒吳
既請於族衆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嚶亡姑老寒
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殺手皆
節間痛甚吳旦暮為吮瘡傳藥瘡尋愈人以為孝感
蓋得壽八十三以没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

華其有燕子又早天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作歲
無所承嗟乎。載人之大淵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
知而尤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
性實然而其土風遒厚固不為無助尚可湮沒而無
傳哉江湘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婿也間
為子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
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于
原父識鍊師見其矍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
雲月間無求於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玩世若吳
宗元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微

柳待制文集十七

四

福遊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偏屨成
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占
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
渠原之窳奉鍊師冠劍以藏而席林遊居之莫苟知
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緝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
鍊師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席林最久交天下上最
廣肆今泖焱風以上沁願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
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躡躡之意而諸君子
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壹是屈
平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韻不為蒿里薤露惡傷淵微
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亦宜
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嗟懷慕

序義子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子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
波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
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徒例云
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
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
之統紀則濶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
子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
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
何為邪公曰吾脩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二富固若

是耳子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
物變折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
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於
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迺出斯文
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
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筆
文起八代之衰茶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
義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
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
斯例之傳其必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於
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
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泐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曰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蹙舒所逢有離合壹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迺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為樂泊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

四·五四

柳待制文集十七

六

奉匱還買地卜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傜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之遭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之以身徇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
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
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
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遭時而老既
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際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
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間以為人才國之元氣
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
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
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
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屑者焉于後吉甫舉於其鄉
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
出賦燈棋月折之詩入吟絲綸鍾鼓之句為日久矣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繇常熟
州判官受代將此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
容曳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邃於詩
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
次與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惟二
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窈窕闐乎
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
甫少嘗侍宦遊焉盡戰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子嘉
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邈紫直不旬月
間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
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
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歲牘得前任人名氏并其涖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負摠廿五人將刊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迄來者之繼書焉即寇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涖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既尊時議稱為學臺

國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非館閣掌故之目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

三十一

和齊制文集一七

八

念瞻前脩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効下里之顰羃塾角之中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派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乘之珎而延昭乎炳燭之鄰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素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韓勤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韓勤射敬故嘗与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

爲予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自
子謂責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爲不
祥而以善爲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遠去
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爲父之道矣予請
繹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
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爲之辭曰直言德理言
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爲忱恂之恂
故釋詩者即訓洵爲信其曰洵直曰洵義者必其中
之直而後外之義形焉此直內之敬而兀妄之誠所
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爲容從水從章而爲淳按
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於義各有
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

撓則動靜相形淵洵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
倡矣而以厚言本何哉蓋亦及其始耳故達必涓涓
盈不滌滌如齊在盍沈浸醲郁芬芳鬱勃無非厚也
雖然學爲人子學爲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
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爲誠善德爲實德矣
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迺至葆慎於盛大流衍之
餘而晦藏於文理昭晰之後期貞質其弗虧俾卑厚
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
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迺見凡兄弟弟
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子言而有發焉
是則對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與鄉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緒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吏皆為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首簡授子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教不足而後可政以俞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也式嚴陵與吾婆壞相接也東萊成公初莖為其校官日張宣公實館鄒符聲應氣求化孚惠洽一時交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為教為政有出於詩書禮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為教吾見其衍裕充溢真能易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真易易耳雲卿居城西菱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其居之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會於心以其世學迂續前聞風徽未泯也雲卿行或攬蒼泱之清氣駕蕭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之已予所以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我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易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序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交吳立夫為哀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達山中迹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又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飢歲民其困

悴一拆之驚一尾之警冥無聞焉農忙樵隸園君之
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
相顧失色不啻寒之禘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以為請序之意焉耳抑子曰
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
其良心善性其制織患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
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畱夫夫不
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言地
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習蛟
鱗橫而鼯鼠躑躅畢撲穽孫山巨澤曾不足以草其
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吾
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脩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為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懈於讀書誦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曰書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
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更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
之過許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
教令承之於上者吾得推而下之於民亦何至如東
溼如跋盪而惟擿舛譙讓之避我中歲出從宦跡深
涉世故則自畿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賦籍遠甚

而恠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今敬州之改今永嘉予知其無適歟誰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東為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邦維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軺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出飾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遺惟縣之求惟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心是而已乎以敬州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所以為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州之朝氣哉乃若磨

訟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之猾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銜勒亦固及諸吾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歎焉耳敬州強學好問憂居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剗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知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名焉入

國朝稽合戶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

品土簿品亦從八其職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六十年官職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闕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景即遷以故道注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游仕於其累任知未忘也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抃荒弭盜築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頴卓有猷為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益信苻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心事以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尚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以勤敏脩舉職業為事乃命吏稽櫝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鑱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為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注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為徒葺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與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

隄之後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
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堤四萬二千餘尺而王
文公記謝事畧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
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
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
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
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
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
餘隄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
之湍悍不常田功之脩禦尤切於是議建莊置田裒
其歲入以供脩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
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於官而

潮汐之侵蓄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
古昔已效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
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
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
以為損益碩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
戊寅之夏州判官蔡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
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
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
得舊錄於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
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
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
表而出之宣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

繫焉

引

龍氏叙族小錄引

泰定三年秋有

詔賜高年帛八十人一匹九十人二匹於是萬載之
七龍君天衢奮然論于宗黨曰

聖人發政施仁所以興起吾民者若知之乎吾龍氏
始石晉時居豫章後徙萬載今雙虹橋之東西聚族
數千指然聚蓋多而情益踈矣吾宗老肖巖居二朋
年屬登八袞吾欲即是大會群從之長少洗腆致慶
使知昭穆有在於斯而因以亦夫尊尊幼幼之等焉
尚庶幾有以昭承 德意則以何如衆曰唯哉乃

御制文集卷十七

十五

以二月廿八日率凡宗盟于君所居之中和堂冠裳
儼雅造几靜嘉耆艾尊臨子姓承事升殺奠饗禮備
樂成卒徹有容載欣載豫野夫林叟瞻視駭歎以為
治洽休明時臻康乂其象槩見於是莫不榮龍氏之
宗服君之賢而君復圖其齒列升降之叙又衷其儀
章歌詠之辭未予言冠篇予不得而讓也蓋族蕃則
散散則不屬是以先王制之宗法以謹牒合為之饗
食以厚交接進退比於節度數嚴於文夫然故一合
燕楸語而孝弟之心生信讓之俗興豈曰滋龍氏一
家支庶嗣胤之華而又將溢之於州閭黨遂之間此
古人所為觀於其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也然則
聖神在上感化一機吾於龍君重有取焉其年四月

既望東陽柳貫引

說

社鬼成更字說

子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媚于學教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于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哉予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則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

和齊集

二十六

而驗之與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固繫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也事而養氣者得之也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故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子之也君亦忠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亨其說以復於君者如此烏濁山耕樵人柳貫述



